

## 我所認識的黃崑巖院長

歷史系王琪

二月二十二日早晨我偶然打開中廣新聞網，傳來的卻是黃院長在美國去世的消息，只覺得瞬間心頭一震，心情變得格外沉重。雖然我已久未與他聯絡，但仍為這位相識數十年，亦師亦友者的去世而深感哀傷。

記得我是 1982 年來到成大，而黃院長則是被夏校長延攬來成大籌備醫學院的成立，暫住迎賓苑。由於我是透過教育部的「擴大延攬海外學人」方案而來，因此也被安排入住迎賓苑，成了黃院長的鄰居。或許當年校方為禮遇我們這些所謂「海外學人」還特別為我們請了一位廚師娘，因此住在迎賓苑的同仁多在宿舍餐廳用餐。黃院長人很風趣，有時在進餐時也會說些醫學院籌備工作上的順境與逆境。就在這樣的日常生活中，我深深體會到黃院長的細膩，譬如一開始餐桌上沒有餐巾紙，外文系的美國老師就請廚師娘準備一些餐巾紙，之後就看到餐桌上有一捲洗手間用的圓筒衛生紙。大家最初似乎都未介意，隔幾天卻看到桌上換了抽取式面紙，那是黃院長帶來的，這個小小的動作讓我內心很有感觸。另一次是我要上台北，手上除了行李之外還有系主任送給我的黑橋牌粽子，說是台南名產，讓我及家人嚐嚐。當我要離開宿舍時碰到黃院長，他大概看我模樣狼狽便問我要去那兒，我說火車站，他便說我送你去吧，這麼匆匆忙忙、滿頭大汗、拎著大包小包實在有損教授形象。那個年代，宿舍中還只有黃院長有一部朋友借他的 Honda Civic 小轎車。

更讓我記憶猶新的是，我發現自己有點手發抖而且心悸嚴重的現象，便問系上同仁可以到那裡看病。或許我沒有說清楚是甚麼問題，助教就說最近的是開元路的醫院。去到那裡，甚麼都沒檢查，只聽了我的陳述便要求立刻住院開刀。我當時嚇壞了，便表明我得先回去準備一下。回到宿舍，生物系的梁老師說我們再到別家醫院看一下，於是去了逢甲醫院，醫生說沒那麼嚴重，有甲狀腺機能亢進的現象，開了藥。回到宿舍後我又請教黃院長，他非常熱心地為我安排了去看台南醫院最權威的醫師，從檢查到治療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我已完全治癒。

黃院長在忙碌之中不失從容，對別人的求助也能盡力幫忙，從他的言行身教中，無論是做人還是做事都讓我學到不少。

在籌備成大醫學院那些年，他邀請過不少國外學者來提供諮商，有時也有來自德國醫學界的學者，因此我常是他宴客時的陪客，有時還陪那些德國學者到外地參訪，從他們的口中得知黃院長籌備醫學院的用心之深。由於他見我能與德國學者閒聊，自己有時也因公務需去德國，引起了復習德文的興趣。做為醫學生他是學過德文的，只是長年不用已經忘記，但還是有一定的底子。有一天他說他決定要重新復習德文，我當然是鼓勵他，但總以為像他那麼忙碌的人往往是心有餘而力不足。沒想到多年之後他居然打電話給我，說他在德國買了一本有關納粹集中營的書，是波蘭奧斯維辛(Auschwitz)集中營的一位納粹幹部的自述，書名為

《奧斯維辛的指揮官》(Kommandant in Auschwitz)，他已看完，推薦給我看。那本書對我而言算是研究納粹集中營的史料，便立刻借來。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，要看懂那本書還是要有一定的德文程度，而黃院長從立志復習德文到能看懂這本書只有幾年的時間，而這幾年也只能利用極少的閒暇時間，我必須說黃院長是一位意志堅定的人，決定要做的事總是排除萬難而達成。

而最讓我心儀的是他濃郁的人文素養，無論是音樂、藝術、或是文學他都有高度的興趣，不僅是興趣，他也練書法、習繪畫及喜好設計，可說是一位極度重視文化與美學的醫界人士。在迎賓苑時代常有機會聽他分享讀書的樂趣、聽音樂會、看畫展或表演藝術的感受，而每次在聆聽與交談之後總讓我覺得，忙完一天能有機會獲得這樣的分享，真使人在心靈上感到充實與愉悅。

上述是我個人對黃院長的一點膚淺的體認，而他這些年最爲一般社會大眾所熟悉的就《黃崑嚴談教養》這本書，而我認爲，黃院長本身就是我所認識最有教養的人物之一。